

港台武侠十大名人精品集

黑儒传

下

太白文艺出版社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

下

商务印书馆

港台武侠十大名人

精品集

黑儒传

下

(台湾)陈青云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黑 儒 传

【台湾】陈青云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汉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32.625 印张 6 插页 803 千字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80605—730—7/I·635

(上中下)定价: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公司质量部对换

(邮政编码:721003)

目 录

第二十二章	风云失色	(685)
第二十三章	血泪枯骨	(713)
第二十四章	情天梦觉	(747)
第二十五章	迷雾顿开	(771)
第二十六章	神功解禁	(782)
第二十七章	情深路遥	(815)
第二十八章	武林之后	(849)
第二十九章	犁庭扫穴	(886)
第三十章	巧会枭雄	(922)
第三十一章	虎狼之争	(956)
第三十二章	花好月圆	(991)

第二十二章 风云失色

梁山神驼矮身作势，口里沉哼一声，双掌平推而出，劲气呼啸，如裂岸狂涛，武林之后衣袂飞舞，人却纹风未动。

丁浩在心中暗赞一声：“好功力！”

梁山神驼老脸微微一变，紧接着第二掌，这一掌比第一掌更见威力，势道之强劲，令人咋舌，有若九天行雷。

武林之后身躯摆了一摆，寸步未移，这一掌又接下了。

梁山神驼沉哼了一声，全身突地鼓胀如球，头上白发根根倒竖而起，形状既滑稽，又惊人，看来他的功力已提到极限。

丁浩目不稍瞬地遥注场中，心头下意识地感到一阵紧张。

轰然一声，五丈之内，有如天塌地陷。

武林之后突地矮了半截，双脚入土齐膝。

树摇风栗声道：“这老婆子的能耐太惊人了！”

丁浩点了点头不作声，心中却在暗想，金龙帮怎能网罗这等高手，以那些金龙使者的功力来看，金龙帮主的身手，定也相当惊人。

心念之间，只见武林之后拔出陷在土中的双脚，一手抓回拐杖，寒声道：“驼子，你们三人如何说？”

梁山神驼若有所恃般，毫不在意地道：“败在老大姐手下，并不算丢人……”

武林之后怒声道：“别顾左右而言他，问你如何说？”

“依老大姐呢？”

“退出江湖！”

“哈哈，老大姐，如照这样，失利便退出江湖，江湖无人了！”

“驼子，方才怎么说的？”

“不才并未答应。”

“你不认账？”

“本来是如此嘛！”

武林之后重重地哼了一声，目中抖露一片悚人的杀机，一顿拐杖，道：“很好，尔等既看上了大洪山的风水，也是没办法的事。”

就在此刻，一个恶形怪态的白发老者，倏焉出现，颈项上吊着两串骷髅头，手中捧一锦盒，冉冉移向场中，他，正是风流尊者上官鸢。

上官鸢现身之处，距丁浩与树摇风藏身处不及三丈。

“嘿嘿嘿……”

那笑声令人头皮发炸。

武林之后蓦一回身，道：“你们这帮牛鬼蛇神全现身了！”

风流尊者上官鸢远远停住身形，怪腔怪调地道：“老大姐，久违了啊！”

武林之后不屑地撇了撇嘴，重复回身，面对梁山神驼。

就在她回身之际，药王棋痴闪电般遁走。

武林之后厉声道：“你们走不了的！”

风流尊者上官鸢大声叫道：“老大姐，区区献宝来了！”

武林之后置若罔闻，一横杖，扑向梁山神驼，梁山神驼双掌一扬，劈出一道排山劲气，武林之后手中拐杖微微一滞，梁山神驼就乘这电光石火之机，倒弹三丈，一翻身，如飞而逝。

风流尊者上官鸢再次扬声道：“老大姐，区区要掷骷髅头了！”

武林之后愤然回身，大步追向风流尊者，瞬间双方相距不及两丈，武林之后止步道：“上官鸢，你这些朽骨头唬不了老身。”

风流尊者一扬手中锦盒，道：“老大姐认得此物吗？”

“这是‘素衣仙子许媚娘’那人妖的‘九幽宝盒’？”

风流尊者得意地道：“老大姐真是见多识广，一眼便能认出此物！”

丁浩想起风流尊者，在隔世谷外向自己述说的九幽宝盒的妙用，不由替武林之后捏了一把汗，不知这老太婆是否能应付得了？

树摇风沉声道：“当年素衣仙子凭这九幽宝盒，搅得武林一片血雨腥风，想不到又落到这魔头手上。”

丁浩心念一转，道：“可能是假的！”

“小兄弟怎知道？”

“许媚娘狡诈如狐，怎会把珍逾性命的宝盒拱手送人……”

场中许久没有动静。

武林之后突地哈哈一笑道：“宝盒不灵了吗？”

风流尊者脸色数变，突地把锦盒脱手抛出，愤然道：“老夫上了贱人的当！”

丁浩暗处颌首，果然自己所料不差，这九幽宝盒是假的，那真的当然还在许媚娘的手上。梁山神驼与药王棋痴相继退走，他们心中以为风流尊者仗着九幽宝盒，足可对付武林之后，现在九幽宝盒不灵，这情况完全改变了，但风流尊者尚有食肉骷髅可恃，不知武林之后如何应付？

心念之间，只见武林之后横杖前欺……

风流尊者手中高举一枚骷髅头，大喝道：“站住！”

显然，他内心有些心怯，论真功实力，他决非武林之后的对手。

武林之后恍若未闻，前欺如故。

风流尊者步步后退。

场面紧张到了极点。

“波”地一声爆响，风流尊者已掷出了食肉骷髅。

丁浩心弦为之一颤，只见武林之后不知用什么身法，竟已到

了风流尊者身侧，那颗食肉骷髅等于是白发了。

风流尊者疾退了七八尺，满脸骇色。

武林之后冷冰冰地道：“上官鹗，如果老身赏你一杖，这些齜齜的东西，全数爆炸，死的是谁？”

风流尊者又取了一个骷髅头在手中，厉笑道：“老大姐，你也无法幸免！”

就在此刻，四条人影，幽然出现，赫然是梁山神驼与药王棋痴去而复返，内中多了一个面目阴森的灰衣老者，年在花甲之间。

四人散开呈扇形迫向场中，在距武林之后与风流尊者约七八丈之后停住，武林之后回头瞥了一眼，白眉登时结了起来，她目前正与风流尊者相持不下，她如出手，风流尊者身上的两串骷髅头全数爆炸的话，双方都无法幸免，她如回身对付四人，那正好给风流尊者以可乘之机。

那边，梁山神驼发了话：“老大姐，不才等还要讨教！”

风流尊者趁机发了话：“老大姐，你无意同归于尽吧？”

武林之后愤然道：“小丑，竟也大言不惭！”

那边，梁山神驼狂声大叫道：“老大姐，不屑于赐教吗？”

武林之后怒视着风流尊者道：“上官鹗，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风流尊者嘿嘿一笑道：“老大姐，你这大寿数……”

蓦在此刻，一条人影如幽灵鬼魅般从风流尊者身后横里掠过，快得简直无法形容，风流尊者话才说得一半，突地闷哼了一声，身躯连晃，武林之后闪电般弹了开去，风流尊者脱手掷出骷髅，人也跟着栽了下去。

“波！”地一声骷髅头在草丛中爆炸，没有伤人。

武林之后已掠到梁山神驼等四人身前。

树摇风栗声道：“此人好快的身法，我这树摇风的招牌，看来要摘下来了，小兄弟你看出是什么形像的人吗？”

丁浩也骇震不已地道：“似是一个蒙面人！”

“我看也是如此，不知他用什么手法制风流尊者于死命！”

“可能是什么歹毒暗器……”

“会不会是金龙帮主本人？”

丁浩心头一震，道：“极有可能！”

场中，四人与武林之后对峙。

丁浩突地发觉老哥哥神色不对，急道：“老哥哥，什么事？”

树摇风满面激越之色，栗声道：“到现在我才明白为何在枣阳当场栽在虚幻老人之手，险此送命，原来本门中出了叛徒……”

丁浩困惑地道：“老哥哥怎么忽然想起这件事？”

“你看到场中那灰衣老人了……”

“看到了，怎样？”

“他是本门南方支舵的掌舵，想不到他竟然违背祖师金训，投入望月堡……”

“啊！但这与虚幻老人何关？”

“那老小子定是望月堡的人……”

“不对，虚幻老人曾起意要我对付梁山神驼，他们决非一伙！”

“现在不管这些，我要清理门户。”

“现在吗？”

“嗯！”

“那要介入金龙帮与望月堡两帮人之间！”

场中传来阵阵暴喝之声，武林之后已与四人交上了手。双方俱属罕世的高手，这一战斗搏击势若狂风骤雨，又如怒海扬波，令人心摇神夺。

树摇风突地伸手一拍丁浩的肩膀，道：“小兄弟，替老哥我办这件事？”

丁浩毫无思索地道：“老哥哥尽管吩咐！”

“你不是习得了易形之术吗？现在你立即改变容貌，持本门信物，把那叛徒抓下，他如抗命格杀勿论。”

丁浩一咬牙，道：“好，小弟照办！”

树摇风自怀中取出一面三指宽的铜牌，递与丁浩，道：“这是本门至高符令，空门弟子视为至圣之物，你动手前，先出示此符……”

“他叫什么名号？”

“千手客伍天雄！”

“好！”

丁浩立即运功，易形为一个黝黑书生，弹身飞射入场。

“住手！”

这一声清喝声不大，但系贯足丹田内功而发，有如古庙钟声，震人心神，场中双方不期然地住了手，全弹出圈子之外，十道目光，全投射在他身上。

连武林之后在内，莫不大感惊讶，这丝毫不起眼的黑炭头，竟然敢在这些人物之前大呼小叫，真是不可思议？场中任何一人的牌子挂出去，都足以令人发颤。

丁浩双手朝武林之后一拱，道：“老大姐，恕区区打扰！”

武林之后白眉一蹙，道：“你是谁？”

丁浩沉声道：“区区奉令清理门户！”

这一说，众人又是一愕。

丁浩不管众人的反应，把手中符牌高高擎起，亢声道：“伍天雄，你认得此物吗？”

灰衣老者面色大变，栗声道：“你是谁？为何持有这铜符？”

丁浩收起符令，冷冷地道：“你别管我是谁，只认本门符令便成！”

千手客伍天雄下意识地向后一退身，冷厉地道：“传达何令？”

“你跟我走！”

“如果我说呢？”

“便是抗令，门规所不容！”

“抗命又如何?”

“格杀勿论!”

千手客伍天雄先是打了一个哆嗦,继而纵声狂笑道:“你办得到吗?”

丁浩冷酷地道:“你是有意抗令吗?”

“是又怎样?”

“你将噬脐莫及!”

说完,举步欺向千手客伍天雄。

武林之后紧皱着眉头,默不吭声,药王棋痴斜睨着丁浩,那意思是:看你这名不见经传的小子,有什么能耐?

梁山神驼一拱身,截住去路,不屑地道:“小子,你打算做什么?”

丁浩止步,凝视着梁山神驼,这小子之称,十分刺耳,当下也不客气地道:“驼子,你又打算做什么?”

“好小子,你多大年纪,敢叫我老人家驼子?”

“不叫你驼子可以,你把背直起来!”

这话说得十分苛谑,同时也表示根本不把对方放在眼里,武林之后不由莞尔,药王棋痴却怒哼出了声,千手客伍天雄一上步,怒声道:“本门中哪来你这个脚色,识相的把令符交出,放你走路。”

梁山神驼怒气冲天地道:“这小子出言无状,让老夫教训他!”

说完,“呼!”地一掌朝丁浩推去,劲气如涛,隐挟雷声,其势之强,足以碎碑裂石,丁浩有意露上一手,立即运起护身罡气,布满全身,力沉下盘,稳住了马。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过处,丁浩稳如泰山,连摇晃一下都没有。

这一下,所有在场的人全被惊愣住了。

武林之后脱口道:“看不出小小年纪有这等功力!”

千手客伍天雄脸色大变,意识到情况严重了。

丁浩突地拔剑在手，大声喝道：“伍天雄，跟我上路！”

“办不到！”

“那就只好照抗令处理了！”

“本门没你这号人物，你身份不明！”

“难道令符是假的？难道你尽识南北各舵新旧弟子？”

一句话问得伍天雄哑口无言。

棋痴冷阴阴地开了口：“这位小友莫非也是山中？”

梁山神驼立即接上话道：“老大姐，他是贵门下吗？”

武林之后冷冷地道：“你可问他本人，老身无从作答！”

丁浩沉吟了一声，再次举步，场面在丁浩举步之际，顿呈无比的紧张，梁山神驼拦在前面，如他不让开，首先必得与他动手。

千手客伍天雄与药王棋痴从两侧欺上，看情况是打算联手对付丁浩。

武林之后缓缓退了开去，她的用意很明显，让丁浩与对方周旋，她可坐收渔人之利，免得费力动手。

丁浩已迫近到梁山神驼面前伸手可及之处，如不停步，便只有动手……

梁山神驼暴喝一声，双掌齐推。

咫尺之隔，掌发印至，丁浩手中剑疾扫而出，凌厉的招式，锐不可当，梁山神驼如不撤掌闪让，可能两败俱伤，而吃亏的是他无疑。

果然，梁山神驼掌未吐实，突向斜里闪开八尺，避过这致命的一击。

同一时间，药王棋痴一左一右，双双发掌袭击，两道排山劲气，在丁浩出剑的刹那，暴卷而至，劲气交叉狂涌，丁浩手中剑势不由一滞，这一滞，使梁山神驼得以从容闪开。

梁山神驼一闪开，千手客伍天雄也跟着移动，丁浩招式不变，乘势疾袭伍天雄，剑吐寒芒，电伸八尺之外。

以上这些动作，只不过眨眼间事。

千手客伍天雄扭身扬手，一蓬暗器，罩向丁浩，竟分不清到底有多少种。

丁浩被迫猛然刹势，用剑扫格，“叮叮当当”，暗器满天飞舞。

千手客伍天雄已乘这电光石火的间隙，飞弹到三丈之外。

就在此刻，梁山神驼与药王棋痴从丁浩身后，各劈出一掌。三巨擘同时发掌，势道之骇人可想而知，有如怒海鲸波，裂岸狂涛，足可夷平一座土丘。

丁浩闻声知警，其势疾速，笼罩范围也广，当下急中生智，顺势弹身，电扑千手客伍天雄。

因势利导，无形中消减了掌风劲势，前扑之势，自然加速，疾逾星火。

千手客伍天雄身法也相当惊人，暴闪遁避，反应之神速，的确超人一等，但，仍稍稍慢了一着，被暴伸的剑芒划中，闷哼一声，跌入草丛。

不待三人进入攻击位置，丁浩挥剑疾扑梁山神驼。

梁山神驼足方立定，雷霆万钧的剑势已临，双脚猛蹬地面，倒入两丈之外。

丁浩一折身，攻向药王棋痴。

同时间，千手客伍天雄悄没声地退到了三丈外，背对峰边林缘，正巧是刚才丁浩与树摇风藏身之处。

药王棋痴哪敢轻撂丁浩的剑锋，双双电弹开去。

丁浩的目的地是千手客，所以并未跟踪追击。

蓦在此刻，场中突地传出一声闷哼。

丁浩忍不住回头望去，只见武林之后斜举拐杖，梁山神驼口吐血沫，人距武林之后约莫三丈来远，不问可知，他已挨了一拐杖。

心念未已，梁山神驼突地飞纵而逝。

药王棋痴见事不谐，也从另一方向遁去。

武林之后冷笑连连，并未追击。

丁浩暗忖：望月堡此番出动这多高手，一鼓作气而来，定打算有所作为的，第一，不虞有武林之后这等高手出面，第二，风流尊者上官鸢意外丧生，这两个原因使他们满盘皆输。

心念之间，猛想起自己是为千手客而现身的，蓦一回头，不由凉了半截，千手客业已踪影全无，太粗心大意了，如何向老哥哥交待？

身形一弹……

“你回来！”

喝声发自武林之后的口，虽不大，但耳膜嗡嗡作响。

丁浩心念似电一转，此刻去追，恐已无及了，当下卸劲落地，回过身来，武林之后业已站在身前，好快，像是她本来就站在那里的。

他学着别人对她的称呼道：“老大姐有何指教？”

武林之后眸吐熠熠青芒，在丁浩面上一绕，不疾不徐地道：“你到此已很久了？”

丁浩心头一震，原来自己的行迹早已败露，只好故作从容道：“是的！”

“你那同伴身手也不弱……”

丁浩又是一震，知她所指的是老哥哥，当下硬着头皮道：“老大姐谬奖了！”

武林之后堆满皱褶的脸上，泛出了一丝笑意，以命令的口吻道：“现在回复你本来面目！”

丁浩这一惊委实非同小可，她怎知自己是易了形的呢？自己易形现身之时，她早已在场中，这未免太骇人了，心念之中，脱口道：“大姐之话……”

武林之后一抬手，止住丁浩的话头，冷冷地道：“区区易形之

术，骗不过老身法眼！”

丁浩无奈，只好散了易形术，回复本来面目。

武林之后连连点头道：“天生奇材，果然不同凡响，你叫酸秀才不是？”

这一说，丁浩头皮发了炸，武林之后竟能一口道出自己来历，这简直邪门，莫非她有未卜先知之能？

这一路入山，根本没有与金龙帮的人遭遇，这从何说起？当下淡淡一笑道：“是的，老大姐是推算出来的吗？”

武林之后不予置答，换了话题道：“你此来何为？”

丁浩心念一转，道：“追踪望月堡的人而来？”

“没有别的目的？”

“没有！”

“你与望月堡有仇？”

“仇深似海！”

“那你何以只对千手客下手？”

“那是受人之托……”

话锋一顿又道：“老大姐如无别的指示，晚辈想……”

“慢着，老身还有话要问你！”

“有话请讲？”

“你当已知道老身来历？”

丁浩心中一动，莫非她便是金龙帮主，但一想不对，她哪会有梅映雪那等年轻女儿，那她该是金龙帮什么人物呢？

“老大姐是金龙帮的人！”

武林之后唔了一声道：“这是不待言的。”

“那晚辈便知道了！”

武林之后再次打量了丁浩一番，那目光神情，令人莫测高深。

就在此刻，数条人影，追逐而至，丁浩转目一看，不由大惊失色，那被追逐的，赫然是斐若愚，身后紧随着一名黄衣老人与

两名金龙使者。

斐若愚返身接战，四人四剑，顿时打得难解难分，但看样子，斐若愚不是三个的对手，先机尽失，完全处在挨打的地位。

丁浩大感为难，如果自己出面，岂不败露了斐若愚的身份，如袖手不理，斐若愚不出十招必被生擒无疑，但自己刚刚才对武林之后说过与望月堡仇深似海，斐若愚是该堡的副总监，这何以自解呢？

只这片刻工夫，斐若愚业已险象环生。

丁浩心念数转，向武林之后一抱拳道：“老大姐，请命令他们停手！”

“为什么？”

“晚辈有话说！”

武林之后困惑地望了丁浩一眼，高声道：“你们住手！”

那黄衣老者与两名金龙使者，托起跳出圈子，朝这边遥遥为礼。斐若愚拄剑喘息，他已发现了丁浩在场。

武林之后沉声道：“你有什么话要说？”

丁浩硬起头皮道：“晚辈想请求放此人安全离山！”

武林之后不解地道：“什么，你要求放此人离山？”

“是的！”

“纵敌？”

丁浩怔了一怔，灵机一动，道：“晚辈与此人有点渊源！”

“什么渊源？”

“他在未投效望月堡之前，曾救过晚辈一命，晚辈要还他这一笔人情债。”这个谎可圆得入情入理，令人不能不信，而且也显示了武士恩怨的本色。

武林之后冷冷地道：“你这人情做在金龙帮头上？”

“那就晚辈欠老大姐一笔情好了！”

“你说得轻松，要老身平白放走一个犯山的敌人？”